

舊墨記

方继孝 著

旧墨记 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

李慈铭○杨守敬○吴汝纶○马相伯○缪荃孙○黄遵宪○林纾○严复○陈衍○辜鸿铭
○康有为○夏曾佑○谭嗣同○罗振玉○张元济○章太炎○蔡元培○刘春霖○梁启超
○黄节○蒋维乔○沈钧儒○黄炎培○张伯苓○陈师曾○王国维○吴玉章
○于右任○马衡○林宰平○马君武○章士钊○马寅初○邵力子○许寿裳○马一浮
○刘师培○谢无量○熊十力○黄侃○蒋梦麟○张东荪○钱玄同○丁文江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旧墨记

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

方继孝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墨记：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/ 方继孝著. - 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.5
ISBN 7-5013-2755-6

I. 旧… II. 方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8877 号

旧墨记——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

方继孝 著

责任编辑 曾诚

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100034)

电 话 010-66136745 66175620 66126153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20

印 张 10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10 千字

图 版 132 幅

书 号 ISBN 7-5013-2755-6/K·1079

定 价 39.80 元

序

孙郁

我不搞收藏，对收藏家的痴情却向有好感。前人的信札、手迹保存下来不易，倘不是有人留心，大多散失掉了。自计算机出现，文人纷纷换笔，要一睹写作的笔迹已很难了。所以一旦看到手书的书稿、尺牍之类，自然兴奋。那里不仅能嗅出作者的心性，连精神色泽也可感受到吧？不知怎么，我一直觉得汉字应是手写的，电脑似乎破坏了文气，这看法或许有点迂腐，但每每看到墨写的文章精妙透彻，远胜于网络文本，常常坚定了这个信念。

几年前与友人策划过民间藏书展，与方继孝先生结识。那时他展出了自己收藏的近现代文人书信，品类之多，内容之丰，都让我兴奋不已，许多文人的墨宝，都与其结缘了。方先生对文史很有研究，喜欢广搜文人手稿，从李慈铭、缪荃孙、黄遵宪、严复到熊十力、马一浮、许寿裳、许广平、蒋梦麟等，读其藏品，如阅往事，仿佛是个博物馆，留住了往日的时光。近日读其书稿《旧墨记》，介绍所藏名人信札，多有收益。一些史书与专著未曾着墨的文化轶事，汨汨地流出。对文史略有兴趣者，想必会喜欢一阅的。

旧式文人间的互往，礼节之外，还有情调在，这是难得的一面。方氏藏品中有诸多秘史文献，战乱之年读书人的心绪于此可见一二。读晚清后文人的只言片语，有大的忧患，人间冷暖也隐含其中。章太炎的独白，陈师曾的诗与画，蔡元培与友人的倾诉，都有不凡之处，从墨迹之中也是可想见其人的。那几代人的共同特点，都是有学识的，即便是罗振玉这样不让人喜欢的人，看他的《殷墟古器物图录》，也不虚寓目，颇有增加见识的地方。文人的短札、语录里，有时亦见气节与性情。方氏所藏马衡一段文字，系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翻案之文，写得千回百转，有浩然之气，文中说：

此文为易案而作。时在民国廿五年，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，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，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。凡涉疑似者，皆封存之。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：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，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。盖欲以“莫须有”三字，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。余于廿二年秋，被命继任院事。时“盗宝案”轰动全国，黑白混淆，一若故宫中人，无一非穿窬之流者。余生平爱惜羽毛，岂肯投入旋涡，但屡辞不获，乃提出条件，只理院事不问易案。因请重点文物，别立清册，以画清前后责任。后闻黄宾虹鉴别颇预，有绝无问题之精品，亦被封存者。乃草此小文，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。翌年（廿六年）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，邀故宫参加，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，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，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，公开陈列，至是法院大窘，始悟为黄所误。亟责其复审，因是得免禁锢者，竟有数百件之多。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。著者附识。一九五〇年一月。

这样的文本在收藏家那里得以重放光辉，实在是一件幸事，文中的耿介之心跃然纸上。方继孝曾和人多次提及此文，每讲述，慷慨激昂，仿佛和马衡一同吟哦，

精神完全重叠于一体了，收藏家其实亦讲道义和信念，方氏著述里，讲文人轶事，不忘怀于士大夫之气节，实可见晚清文人的遗绪。我读他的书，也像发现了珍品，和作者一同分享了不少的快乐。

墨迹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解析其文本亦需考订之功。方氏于藏品之中追溯旧史，每每有所发现。藏书家倘深嗜古迹，自然会兼得学者之风。西谛、阿英、唐弢都有点史家风范，不敢说方继孝已得前人真传，但他在向那条路苦苦奔波是确实的。中国有几位收藏家的文章我很佩服，上海的黄裳就是一位。他对古籍版本素有研究，民国文人的墨宝亦搜罗不少。最意味深长的是黄氏的书话，写得沉静从容，深解古人之余，又多学人的意味，审美精神与哲思都有一些，已非一般收藏者那样实用化了。从前人的文物中发思古之幽情，一般人都能做到，但能从中跳将出来，往来于古今之间，与旧物和新知不隔，则要有大的襟怀。西谛当年藏书丰富，书话随笔亦多，只是被史料压得过重，思想不得畅述，文章终显平直。罗振玉嗜古很深，藏品之多也为世人公认。可是文章却多升腾不了，不如王国维神灵飞动。什么原因呢？想想大概是累于旧物，不谙心情。藏书有一种境界，写书又是一种境界，藏与写如能风骚具现，则当会是另一番景观。将墨迹后的历史写清，是诸多士大夫一生的目标，

当下的一些藏书家亦苦苦为之。历史掩埋的旧事过多，写深写透实在不易。我们这一代人于此方面执著的，较之前代已经不多。惟其如此，醉心于此者便颇为难得了。

与方继孝先生谈过几次天，觉得他是个率真之人。我和他算是一代人，见其对众多人物的写生，考证文坛旧事的陶醉之

态，不禁有些感动。方氏著述与谈天时一样，喜直抒胸臆，不隐曲温吞。这样的文与人，与时风有点不合，也因此做了别人做不了的事。有这样的人在，读书人的生活便不会寂寞了。

二〇〇四年四月

目次

序 孙郁 / 1

李慈铭的一首《赏菊夜饮》诗 / 1

杨守敬晚年鬻书新证 / 3

吴汝纶书札论学风 / 6

马相伯九一高龄论书艺 / 8

缪荃孙与吴重熹谈刻书 / 10

樊增祥向葵霜大师讨“诗帐” / 12

黄遵宪请节庵同年撰书联 / 14

陈宝琛录《广川书跋》一则 / 17

林琴南与御书“烟云供养” / 19

梁鼎芬奉请猛厂登黄鹤新楼 / 24

陈衍录《游君山记》和致心海书 / 26

严复应幼德嘱书诗二首 / 29

辜鸿铭和他的《尊王篇》 / 32

康有为题绍越千先德《梦迹图》 / 35

胡玉缙为郑斋祝寿诗 / 38

易顺鼎长歌赠友人 / 40

李审言致书蒯公馆 / 42

严修荐贤甥入五城学堂 / 44

夏曾佑为君遂书扇启 / 46

邹安与金梁商购文玩函 / 48

谭嗣同的名片和故居 / 51

程颂万请节庵题《石巢诗集图》 / 53

罗振玉与《殷墟古器物图录》 / 57

张元济遭劫《口占十绝》诗 / 61

英敛之与《大公报》 / 64

李瑞清与近代师范教育 / 66
孙雄和《道咸同光诗史》 / 70
香宋先生的诗词与墨迹 / 72
章太炎的一首五言古体诗 / 74
蔡元培的一封推荐信 / 76
吴雷川与燕京大学 / 78
朱启铃与揆老谈印书事 / 80
刘春霖“第一人中最后人” / 83
闵尔昌赠宋琳书法 / 85
梁启超节录《洛神赋》 / 87
黄节邀复翁海王村观砚 / 89
蒋维乔作《贺寿赞序》 / 91
张尔田与《汪氏日记评》 / 93
沈钧儒的人品与“书品” / 96
黄炎培《红桑》诗集以外的诗 / 99
张伯苓与中国近代教育 / 102
陈师曾的诗与画 / 104
王国维与金梁谈《四部丛刊》 / 106
邓实做书画生意的二封信 / 108
符定一不主张“废除汉字” / 111
吴玉章与张照论新文字定型化 / 113
于右任与《标准草书》 / 117

易培基与学生毛泽东 / 119
罗惇巽的《追热》诗 / 122
马衡《附识》谈“易案” / 124
林宰平书札思故人 / 127
马君武出让文玩详单 / 130
马寅初奉托购置宝剑书 / 133
章士钊有感而发的“文与诗” / 136
杨天骥依冷斋原韵诗 / 138
邵力予的一首新诗 / 140
刘承幹步孙雄自寿诗 / 143
许寿裳——鲁迅的终生挚友 / 146
马一浮的诗与书法 / 148
刘师培的字与诗 / 151
谢无量赞同保护雕版工艺 / 154
邵裴子录唐诗赠友 / 160
熊十力与钟泰说“礼” / 163
黄侃嘱旭初邀诸老游宴书 / 166
蒋梦麟的两件手迹 / 168
张东荪的《宣言》稿 / 171
钱玄同与《制言》半月刊 / 173
丁文江的致歉函和“仄竹”诗 / 176
后记 / 178

李慈铭的一首

《赏菊夜饮》诗

冬初有菊亦重阳,丁倒盆堆一室香。玉鲙红炉寻菜味(都中近来盛尚菊花鱼羹火□[斛],是日以祭 先夜集而餽之),银灯绿酒飏花光。几家能有团圆乐,垂老难逢汗漫觴。为向天涯儿女道,人生此饮莫相忘。乙庵仁兄同年正和。弟慈铭。

这是晚清名士李慈铭抄赠给进士同年沈曾植,请其正和之诗稿。诗中抒发了李慈铭重阳节偕家人赏菊夜饮,享受团圆之乐的美好心情和对人生的感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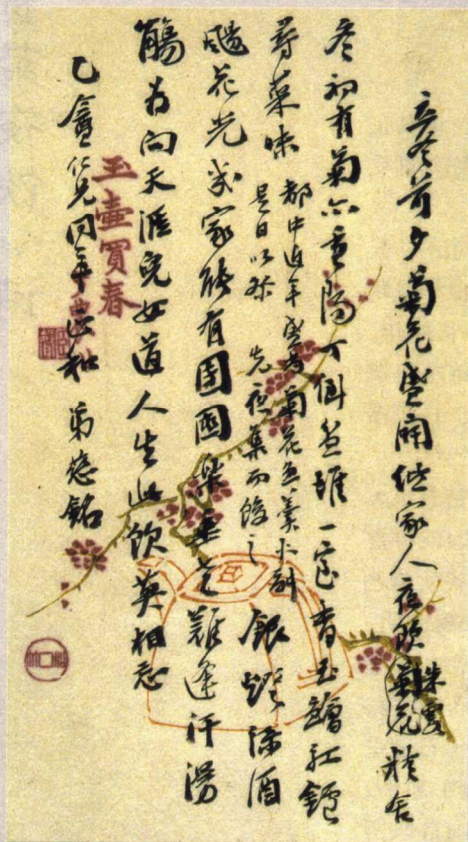
李慈铭是晚清一位博学多能的名家。他在同(同治)、光(光绪)年间,以诗文倾动朝野,著有《越缦堂文》、《白华绛跼阁诗》及《越缦堂日记》等。因其离世距今已有一百余年,其手迹极为鲜见。本文所录李氏诗稿手迹,不仅诗写得清淡平直,书法亦古拙遒劲,所用笺纸为精美彩笺,是我多年来惟一见到的李慈铭的手迹精品。

重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又称“菊节”,更是老年人的节日。菊花可观可赏,可食可药,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赏菊、食菊的习惯。屈原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吟唱,或许这是食菊的最早记载。后来陶渊明、王维、郑板桥等大诗人,也都有食菊养生的篇章,“东篱同坐尝花筵,一片琼霜入口鲜”,菊之味,食之乐,不言而喻。

李慈铭诗词皆工,兼及金石书画。陈石遗(衍)《石遗室诗话》云:“越缦身丁乱离,遇复蹭蹬,而声诗极乎和平,不特不抑郁牢愁,亦并不矜才使气。题咏金石书画自取所长,而闲情之作,偶亦所喜。”李氏亦自言在创作方面得意者莫如诗(《白华绛跼阁诗甲集初定本自序》)。李慈铭认为“学诗之道,必不能专一家,限一代。凡规摹拟者,必其才力薄弱,中无真诣”。他主张内有所蓄,同时广泛向人学习,“汰其繁芜,取其深蕴,随物赋形,悉为我有”(《越缦堂

慈铭

李慈铭(1830—1894) 号莼客，晚署越缙老人。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。光绪六年进士，官至山西道监察御使，曾多次上书弹劾权贵。筑室名越缙堂，著述常以越缙名集。著有《越缙堂文》、《白华绉阁诗》、《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》、《越缙堂经说》、《后汉书集解》及《日记》数十册等。



李慈铭七律·赏菊夜饮诗(册页)

21.5×11.5cm

诗话》)。他的诗大体遵循自己的主张，广采诸家之长，以写自身所遭之境，自心所生之感，创造一种“清淡平直，不炫异惊人”(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)的风格。李慈铭之诗，今传本起道光二十四年(1844)至同治十三年(1874)，共八百五十首，主要反映了作者作为贫窘学者与困顿名士的生活与心境，山水风物、交游唱和的“登临闲适之篇”较多，至于“感愤切挚之作”(《越缙堂诗话》)，也多是抒写落拓不遇之感。

李慈铭的词亦精，《清词菁华》中有语云：“慈铭词坚峭佚荡，拔萃当时。小令最隽美，如春云曳空，淡不留痕。”读《越缙堂日记》知其工书擅画，落笔古拙可爱，山水花卉，俱能得心应手。据说，张之洞喜观李慈铭和赵之谦作画。一次王鹏运、秦炳文、王懿荣等诸多名士雅集北京龙树寺前，张之洞得知后，曾致函潘祖荫称，赵之谦、李慈铭若不到场作画，“此局无色矣”。

杨守敬

晚年鬻书新证

前两年，我在一次拍卖会上竞得杨守敬、樊增祥、陈衍（石遗）、易顺鼎、程颂万等致梁鼎芬（节庵）书札册页二册，内有杨守敬书札三通。其中一札曰：

节庵廉访大人阁下：昨得示嘱检《水经注图》等书，另单呈览。近已决策不出，唯小儿在江苏拮据万分，无可掇挡，所有此次书价及前次《古逸丛书》零本，又前年画轴价如蒙一并掷下，虽未足济其涸辙，亦可救其燃眉，想爱我者当格外体恤也。荣行何日并示知，即颂：升安，不庄。守敬顿首。十月四日。

结合本文未录的二通杨氏写给梁鼎芬的信进行研究分析，此信是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，在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形下所书。此时杨守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湖北人柯逢时、旧友梁鼎芬及沪上友人的资助以及卖字并替他人鉴赏碑版、古籍，题写跋语等。虽然生活拮据，但他并未停止他的《水经注疏》修订工作。同时，又竭力为筹划《水经注疏》的出版四处奔忙，甚至不惜晚节委身北洋政府。他多次强调“此书不刊行，死不瞑目”。

从内容上看，他和梁鼎芬的交往更多的是请梁帮助他卖字鬻书，以维持家庭所需。愚以为此札足以印证世传邻苏老人晚年“卖字鬻书”之说。信中提到的《水经注图》为杨守敬编绘；《古逸丛书》系其与黎庶昌刊行。杨守敬作为一个学者、藏书家，视书如生命，一生藏书数十万卷，海内孤本逾万卷，从这封致梁鼎芬的信，可见此时鬻书卖画，实属不得已而为之。惟令人不解的是，杨守敬在信中有“前年画轴价如蒙一并掷下”语，梁鼎芬连前年的画款都未结清，不知何故？杨守敬在另一信中有知（梁氏）“宦囊不丰”之语，或许梁氏虽官居高位，又曾参与张勋复辟，口碑欠佳，为官亦清廉乎？

杨守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、金石学家、版



節重慶訪夫人閣下昨得
示爲拉水陸注圖等書另單
呈覽近已決策不來唯覽在江蘇
指振吳分去可辦惜不有此
書價及前次有逸業書零本

楊守敬致梁鼎芬信札
25.5cm×15cm×2

4
六前年畫軸價以家一併
撥上祇未受酬其酒軸亦可收其
然甯想愛我者當格外體恤也
榮行何日并
示知即以此
升安不承
守敬友
十月四日

本目录学家、书法家和大收藏家。他一生无心做官，潜心钻研学问，学识渊博，著述甚丰，达八十三种之多。杨守敬的藏书，主要是他在四十二岁时，在清政府驻日使馆任职期间，“时日本明治维新伊始，唾弃旧学书，所有善本守敬贱价得之殆尽”，搜集我国流失在日本的古籍凡五大车，十万卷以上。1884年回国时，船载而归。据说，后来日人反应过来，后悔莫及。1888年，杨守敬在湖北黄州筑“邻苏园”专储自日所购古籍。“邻苏园”与苏东坡贬居黄州时所居“雪堂”为邻，因而得名。在日访书时，杨守敬“每得一书，即考其原委，别纸记之，久之，得二十余册归国后刊之，即《日本访书志》。每书有解题，专记在日所得所见古籍”。杨守敬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历史地理学，其代表作是《水经注疏》。为了这部巨著，他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学识，历时五十年，可谓集我国几百年《水经注》研究之大成。如果说《水经注》是

北魏著名学者酈道元倾尽一生心血留给人类的重要财富；那么《水经注疏》在学术史上的地位，足以为明清两代地理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。

杨守敬在书法领域也称得上是大家。楷、行、隶、篆诸书俱长。日本书道界尊他为“日本现代书法界的祖师爷”、“近代日本书法的掘井人”、“日本现代书道之父”。1880年杨守敬驻日时，他以金石学家的癖好，从国内带去了数以千计的珍贵藏品，包括碑帖原拓、汉印、古钱币等。这本是个人爱好之举，在当时的日本竟引起了震动，很多书家于是从帖学转到碑学，使日本书法为之一变。当时日本三大书家日下部鸣鹤、岩谷一六和松田雪柯都以投到杨守敬门下为荣。1884年，杨氏归国后，仍有日本朋友来访和受业门下，直到他七十三岁寓居上海时还有日人请拜于门下学习书法金石。

杨守敬(1839—1915) 号惺吾，别署邻苏。湖北宜都（今枝城）人。同治元年举人。藏书数十万卷。精舆地之学，尤精版本目录及金石碑帖。书法高古，又工诗文。著有《日本访书志》、《历代舆地图》、《水经注疏》、《隋书地理志考证》、《晦明轩稿》等，并影印模刻成《留真谱》和《古逸丛书》。

吴汝纶书札论学风



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。由于清初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皆精于散文写作，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，故名。其文讲求义法，主张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并重，语言雅洁。其后的代表作家有吴敏树、郭嵩焘、张裕钊、吴汝纶、薛福成、黎庶昌、林纾、马其昶等，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。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退出文坛的古典散文流派。

吴汝纶书法亦佳，然手迹流传甚少，最近几年，北京的书画拍卖市场偶然出现过他的书法对联，但是否系其真迹难以把握，而且价格很高。寒斋藏其书札二通倒是流传有序的，其中致云台先生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）信札，即为云台旧藏。与吴汝纶书札同时入藏的还有傅增湘致袁克定书札一通，名帖一件。从傅增湘致袁克定书札中，得知袁克定与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交往甚厚。吴汝纶与袁克定应属忘年交。吴汝纶在致袁克定的书札中，谈及两事，一是吴汝纶将其旧藏《中州文徵》四函“奉承以供清览”（袁氏为河南项城人）；二是对于“今世士讲求西学，便屏弃中文”的“一偏之见”发出感慨，并论其治学思想。现原信照录：

昨承枉顾，失迎为歉，垂爱殷勤，无物将敬，旧藏《中州文徵》四函奉呈，以供清览。贵省文献略同此书。今世士讲求西学，便□〔欲〕屏弃中文，似一偏之见。公以为何如？即颂云台先生仁兄侍安。弟汝纶顿首。仲琴先生并求致声。

吴汝纶作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，为文气势纵肆，长于议论，曾为严复所译《天演论》作序，备受称道。亦能诗，有《桐城吴先生全书》行世。吴汝纶在旧学方面很有权威，但他又不囿于旧学的治学原则，其散文宗桐城法则，作品气势辞藻皆有突破。其政论文，多注意洋务。他和严复是好朋友，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等书籍，都曾请他审阅。有鉴于此，1902年恢复京师大学堂时，任管学大臣的吏部尚书张百熙经过多方了解

吴汝纶（1840—1903）字挚甫，安徽桐城人。同治四年进士。京师大学堂成立，任总教习，赴日本考察学制。曾师事曾国藩，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。有《桐城吴先生全书》。

* *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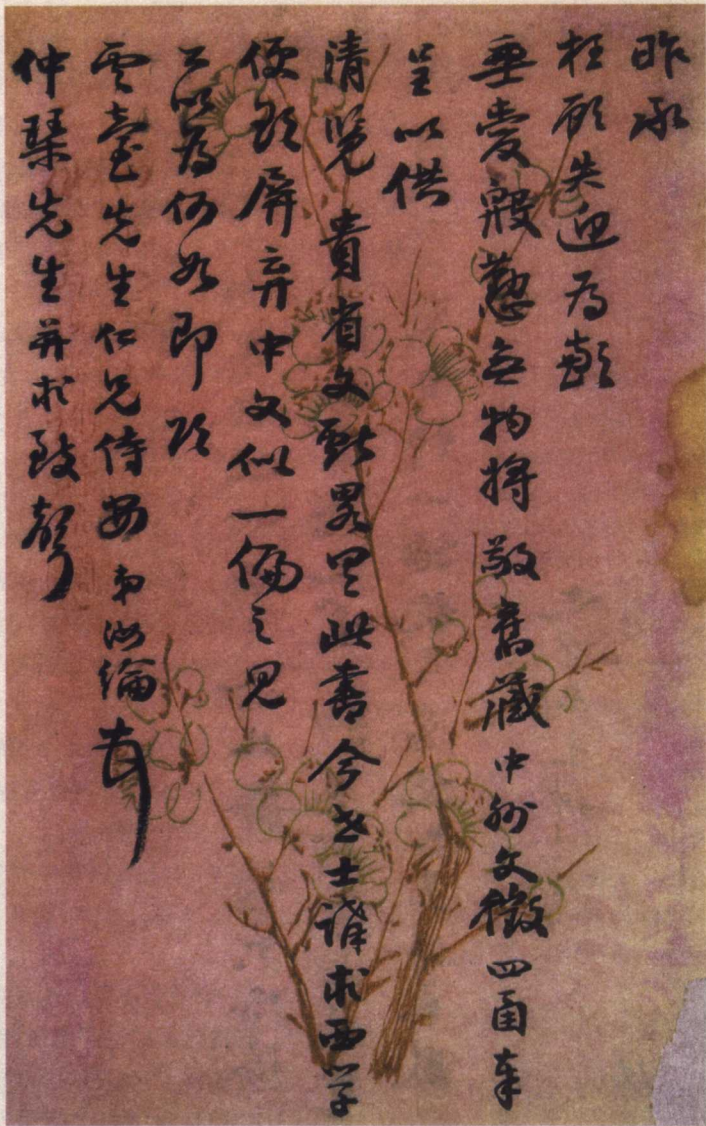
袁克定（1878—1958）字云台，号蜨庵，河南项城人。袁世凯长子。通晓英德文字，袁世凯对外事务多由其代表承办。

* * *

王照（1859—1933）字小航。曾以北方方言为基础，以北京话为标准，著《官话合声字母》，创拼音字母三十六个。

和研究，决定聘请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。张百熙对他的评价是“学问纯粹，时事洞明，淹贯古今，详悉中外，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”。据说，吴汝纶一开始表示不愿出任，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求，吴汝纶无奈，只得应允。

吴汝纶接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，并未马上就任，而是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学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吴汝纶在考察时看到了日本推行东京话作为日本国语的成绩，深为所动，回国后就马上写信给张百熙，主张在中国的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中以王照编定的“官话合声字母”为基础，进而推广以“京话”（北京话）为标准的中国国语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吴汝纶应该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提出“国语”名称的学者。



吴汝纶致袁克定信札

21.5x12cm

马相伯(1840—1939) 名良,以字行。江苏丹徒人。长期从事教育事业,曾先后创办上海震旦学院、复旦公学。辛亥革命后,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。193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。

* * *

王冷斋(1891—1960) 福建闽侯人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时,任河北省专员兼宛平县县长,在与日军交涉、周旋中凡涉及主权事寸土不让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参与审判日本战犯。建国后,任北京文史馆馆长。著有《卢沟桥事变始末记》、《卢沟桥抗战纪事诗文》等。

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,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。他出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,去世于抗日战争期间,可谓“生于忧患,死于忧患”。马相伯学识渊博,诗词文章无所不佳。八十岁后以书、画自娱。常以“八十老翁学吹打”为自嘲语,也爱以这七字赠人。我藏有他晚年赠王冷斋的书法条幅一件,书时已九一高龄,然用笔苍老中亦存秀润之气,令人叹为观止。语曰:

情善众书,齐名庾翼,其法遵卫氏,尤长于章草。纤秾得中,意态无穷,筋骨亦胜,亚于右军。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,古即第一。庚午夏至前为冷斋先生书。九一叟马良。

铃有印二:“马良之印”、“相伯长寿”。从内容上看,这是马相伯集录书论,如“情善众书,齐名庾翼”说的是王羲之。王羲之早年书法与同时代人庾翼齐名,庾翼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苏轼《跋庾征西帖》中有:“征西(指庾氏,曾做过征西将军)初不服逸少(王羲之),有‘家鸡野雉’之诮,后乃以为伯英(东汉张芝)再生。”葛洪“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,古即第一”是宋代书法家米芾《海岳名言》中的一句。王冷斋也善书,马老先生集录古代名家书论,我想没有太多的意义,至少是对王冷斋的勉励吧。

马相伯的这帧书法,共五十一个字,但涉及古代书法家和历史名人五位:东汉蔡邕、东晋庾翼、女书家卫铄、王羲之和西晋葛洪。

庾翼(305—345),字稚恭,颍川鄢陵(今河南鄢陵北)人。曾以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。亦工书,曾和王羲之齐名。卫铄(272—349),河西安邑(今山西夏县)人。汝阴太守李矩妻,人称卫夫人。书法钟繇,尤精正书,著有《笔阵图》,论执笔学字之法,为后世临池者所注重。王羲之曾从她学书。唐人称其书如插花舞女,低昂美容,又如美女登

马相伯九一高龄论书艺

馬良

台，仙娥弄影，红莲映水，碧海浮霞。《淳化》、《大观》等丛帖收有其《急就帖》、《稽守和南帖》。王羲之(303—379)，字逸少，琅邪临沂(今属山东)人。历任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世称“王右军”。工书法，初从卫夫人学书，后见前代名家法书，博采各家之长，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，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，兼善隶、草、正、行各体，被奉为“书圣”，正书以《兰亭序》为代表作；行书有《奉橘》、《丧乱》、《孔侍中》等帖。草书有《初目帖》、《十七帖》等，真迹无存，传世均为临本。其子献之，书法成就亦大，父子合称“二王”。葛洪(约281—341)，字稚川，自号抱朴子，丹阳句容(今属江苏)人。少好儒学，兼及神仙导养之术。著有《抱朴子》一书。“葛洪天台之观”句中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北，此山形势高大，据说葛洪曾在此山修炼。观有东汉时期书法家所书飞白大字，甚为壮观。所谓“飞白”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。相传东汉灵帝时，修饰鸿都门，工匠用涮白粉的扫帚写字，蔡邕得到启发，作飞白书。这种写法，笔画中丝丝露白，像枯笔写成的模样，用以装饰题署宫阙，汉魏时曾广泛使用。

马相伯赠王冷斋书法(立轴)

132cm×32cm

